## 第一章：离开的列车

当黄昏慢悠悠的打在地平线的尽头，而另一边是漆黑的夜空静静的爬上云梢时，我坐在刚刚开往潮州的列车上。极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绿皮火车鸣笛的低语，窗外飞速划过的，因为夜色已经模糊的景色。

“先生？”有人问。

先生，是在叫我吗？我拼尽全力想要转过头，将我的思绪从窗外拉回来。

“先生？”她又问了下，拿手指轻轻的碰了碰我的衣肩。

“嗯，怎么”我转过头，眼前是个清秀的姑娘，黄色的霓大衣搭着一条缠了好几圈，露出短短尾巴的围巾，没有其它的装饰，干干净净的。

“先生”发现我盯着她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，扯着她的车票，对我说：“我是F座，能让我下吗”

“当然可以”。我站起来，站在过道上。

她向我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。婉月旖旎入春烟，我呆了一下，坐下，想着，“她对我的笑容，曾经也是那样甜的啊。”

列车上恢复了原有的宁静，像冰雪消融的声音，乘客的低语像是个个浅浅破裂的泡泡，清晰却不强烈。这是个周三的傍晚，所以车上的人只是像苔花一样点点的散落在车上。伴着车上温暖的空调，打进车内柔和的光线，使人昏昏欲睡。我闭上眼睛，回忆抑制不住的涌上来，令我悲伤的，令我欢喜的，令我感慨的......我不想这样，这显得我是个伤春悲秋的懦夫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

岁月消磨了我年轻张狂的棱角，过往锁住了我勇往直前的动力。经历让我明白，世界并不绕着我旋转。我是个人，却也是个社会的个体，我无力像个英雄般改变社会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回归平凡，找回只属于自己的我。

震动的手机，发光的屏幕，提醒我，我没有资格脱离这个世界。我拿起电话，是我的朋友黄达果打来的。半响，我叹了口气，接起了电话。

“赵仁龙，你已经决定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离开？这仅仅只是一个误会，你与她并没有什么矛盾？”他的语气断断续续的，像一条夏日濒死的老狗，吐出舌头，艰难着喘息着。

“达果”我停了停，拧出一个自以为标准的笑容在脸上，伴着欢快的语气，：“怎么了这是？我只是被公司派到潮州罢了，我还升职了呢！我的父母也老了，这下回去照顾他们也更方便了”

电话里只剩嘈杂的背景音，我讨厌这种莫名其妙的沉默。

“你知道吗，巫鸡尾向石欣然求婚了！”他缓缓吐出这几个字。

我的脸颊不自觉的动了动，但我想，我的笑容应该还没有散去。“那恭喜他们了，祝他们百年好合”

“我不会再劝你的，我只希望你不会后悔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只剩下电话挂断后留下的提示音在回荡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生活少了分选择，多了分妥协与无奈。

石欣然是我高中时的女同学。后来我们考上不同的大学，她分数比我高几分，考上了广州的顶级高校，而我选择了深圳的一所不错的一本。我常常在周末去广州看她，借用去看我表哥的名头。我们走在广州灯红酒绿的街头，手上提着奶茶，另一只手拎着飘香的小吃。她从来不揭穿我那多事的表哥，总是带着微笑的看着我，用那清澈的眼睛望着我。

再后来啊，确定了关系的我们拉着手，去了上海发展。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，常常散步于繁华的街头。我还是经常幻想着我们结婚后的样子：我们生下了一对白净的大胖儿女，我们努力工作，我们的孩子渐渐长大，我们退休后环游世界，我们相敬如宾......

可是，她变了，我也变了。我们讨论的不在是温馨的家常，也不再是对未来的向往。我们都被油盐酱醋侵蚀了，清澈的眼神，灰暗了，散发着铜锈的气息。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少，争吵却越来越多。

她知道，应该为我们画上句号了。我也知道，但我不愿说。

......

再次醒来时已经快到潮州了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母亲在微信上问我几点到，说帮我留着晚饭。旁边的姑娘睡着了，披着一张薄薄的毯子，磕在列车的车窗上。窗外月亮已经挂在半空，用月光指引着人们前行。没有星星的夜晚，月亮也会寂寞吧!

我轻轻地起身，不想打扰任何人向洗手间走去。夜间的列车上大多是熟睡的人，少部分刷着手机，但为了不打扰他人，并不开声音。

跨过连接车厢间的窄道，无意间扫到窗外。前方是一道白墙，一股恐惧从我心中油然而生。我马上转头，企图联系车长。但我只感到天旋地转，以及无限的黑暗，我失去了知觉。